

CROSSINGS

烽火情缘

[美] 丹尼尔·斯蒂尔 著

朱雍译

营造经典爱情故事
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
世界第一畅销书女王

Danielle Steel

北方文艺出版社

CROSSINGS

烽火情缘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朱雍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7—0053

©1982 by Danielle Steel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钟 嵘 冰 冰

责任印制:刘玉龙

烽火情缘

Fenghuo Qingyuan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朱 雍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300 千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17-1049-8/I·1028 定价:22.80 元



本书由丹尼尔·斯蒂尔特别授权

第 一 章

华盛顿西北怀俄明大街上的 2129 号，是一座十分华美的建筑，正面由灰石砌成，雕饰绮丽，嵌着一个硕大的金十字。门前一面法国国旗在下午才吹来的和风里飘舞。也许这是华盛顿地区今年的头一阵和风，入夏后一连几个月人们都能享受到这种和风。时值六月，一九三九年的六月。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芒·德·维里埃觉得这五年的光阴真是转眼即过。

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对雅致的花园，心不在焉地对园中的喷泉看了一会儿，然后强把注意力拉回桌上的公文堆里。紫丁香的香气袭人，可是他无心领略，他忙于工作，该做的工作委实太多了，尤其此刻更是繁忙。他知道今天又得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这两个月来天天如此。他在做回国的善后工作。他早已得知要召他回国，可是四月份接到调令，心里却不由得一阵酸涩。这些日子，一想起回国，便百感交集。以前他离开维也纳、伦敦、旧金山或者其他住所时，也有过此种心情，只是跟华盛顿更加难舍难分。他虽客居异国，却能落地生根，交游又广，凡是到过的住所，他都不忍离去，因此迁移对他来说不啻是件艰难的事。然而，这次不是迁移，而是回国。

故土。他辞别故土已经太久了，国内同胞现在迫切需要他回去。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欧洲，各国变故迭起。他时常感到自己是为着每日来自巴黎的那些报告活着的，这些报告使他了解欧洲的动态。华盛顿与困扰欧洲的种种问题，与

在法兰西的心头悸动的恐惧，仿佛相隔数个光年。在这个不可侵犯的国家里人们不必畏惧什么，然而今日之欧洲，竟无人有安全感。

法国举国上下确信战事迫在眉睫，这只是一年前的事，然而阿尔芒最近得到消息说，国内有许多人在掩饰心里的恐惧。真相自然是永远无法掩盖的。阿尔芒把这些想法告诉妻子利亚恩。四个月前，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德国人大举进攻的局势已经明朗化，伊伦^①下方的德国机场把德军带到距法国边境仅数英里的地方。阿尔芒懂得，尽管事实昭然，总归有些人不愿去正视现实。这六个月，巴黎显得轻松得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阿尔芒在回国过复活节并且开政府机关秘密会议时就亲身体验到了。会上政府里有人告诉他在华盛顿的使节工作结束了。

回国期间，他经常应邀去参加奢华的宴会。与慕尼黑协定未签订之前的去年夏天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当时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谁料想忽然间烟消云散，代之以狂热的活跃空气，巴黎居然繁华空前。宴会，舞会，歌剧，画展，庆祝会，忙忙碌碌，仿佛维持歌舞升平，让人们不停地去笑，去跳，战火便不会烧到法国头上。阿尔芒对在友人中间的那种轻浮的欢乐，烦恼不已，不过他也明白，这恰恰是那些人借以躲避恐惧。他曾和利亚恩谈起归国之行。

“他们好像吓得不敢停止笑，唯恐一停下来就会吓得大哭，就要逃走，去躲藏起来。”可惜他们的笑声无法阻止战争迫近，无法阻止希特勒缓慢而从容地横跨欧陆。阿尔芒老是担心眼下此人已是不可阻挡了。他认为希特勒是可怕的恶魔。

^① 西班牙地名。

身居高位的人没有一个同意他的看法，有些人反而觉得他在为国家尽职的漫长岁月里，变得太胆小怕事，已成了一个杯弓蛇影的老朽。

“你是受美国生活的影响啦，老伙计？”阿尔芒的一个巴黎的挚友跟他打趣说。这位朋友是博尔多人，和阿尔芒从小在一起长大，现在是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的董事长。“别冒傻气了，阿尔芒，希特勒决不会碰我们一根汗毛的。”

“英国人可不同意你的高见，贝尔纳。”

“他们统统都是胆小怕事的老太婆，又爱玩战争把戏，心里想着跟希特勒作对才够刺激，除此以外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一派胡言！”阿尔芒听着，把心头的火按捺下去。不过贝尔纳的这番嘲笑英国人的话他也并非初次耳闻。在巴黎住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走的。他能想见美国人对逼近欧洲的威胁一无所知，却又期望听到他们与法国人不同的看法，可惜听不到什么。阿尔芒有自己的看法，他看到战争的威胁是多么严重，希特勒有多么危险，猝然之间将会大难临头。归途中，他又寻思：很难说呀，贝尔纳他们也许是对的。也许自己确实太胆小，对祖国太忧心忡忡。无论如何，卸任回国毕竟是件好事，使他更真切地听到法国脉搏的跳动。

利亚恩听到回法国的消息却平静如故。对她来说，整装搬迁已是常事，她急切地听阿尔芒描述巴黎的情绪。她是个聪慧、理智的女性。这些年来，她在阿尔芒身边，懂得了不少国际政策的作用。确实，她从阿尔芒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从他们结婚那天起，阿尔芒就急于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她。她很年轻，对他的外交生涯，对那些派驻国，以及他的许多行

动的意义，都渴求了解。阿尔芒每每想起逝去的十年，便情不自禁地暗笑起来。利亚恩是一块海绵，简直是狼吞虎咽地吸收每一滴知识。她学得不错呀。

现在利亚恩也有了独立的见解，因此时常和他意见不合。有时候，反而比他更坚定。他们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发生在五月底之前，焦点是“圣路易号”。这条船载着九百三十七名犹太人从汉堡起航，带着约瑟夫·戈培尔的“祝福”，开往哈瓦那。船上的难民被拒绝在哈瓦那上岸。船在港口外呻吟，难民们眼看就要饿死。其余国家的人纷纷为难民们寻找落脚的地方，以免难民们被迫返回汉堡，等待他们的不知是何种命运。利亚恩凭着和美国总统的私交，为这事去恳求过总统，却失望而归。美国拒绝接纳难民。当利亚恩得知她和许许多多人所做的种种努力都付之东流时，阿尔芒看见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从船上传来的消息说，难民们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愿返回。结果，法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出于怜悯同意接受他们了，可是阿尔芒和利亚恩之间的争执仍在激烈进行。利亚恩生平头一次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失望。她愤怒到了极点。阿尔芒虽然同情她，却坚持说罗斯福总统拒绝接纳难民是有多种原因的。阿尔芒欣然赞同罗斯福的决定，使利亚恩越加气愤。她感到被自己人出卖了。美国是富裕之国，勇士之乡，是自由的土地呀。阿尔芒怎么能原谅他们不接纳那些难民？阿尔芒则极力给她解释说，这不是评判谁是谁非的事，而是要去理解政府有时做出的严厉的决定。重要的是难民们目前很安全。争执之后好几天，利亚恩的心情才复归平静，可是在一次太太们的聚会上，她又憋不住跟第一夫人唇枪舌剑起来。罗斯福夫人对利亚恩的发火倒很同情。她也曾为“圣路易号”乘客的命运烦恼过，却又无法让她的丈夫改变主意。美

国必须顾及移民的限额，九百三十七名德国犹太人难民超过了当年的移民限额。罗斯福夫人又提醒利亚恩说，难民们的结局总算不坏。正是这个事件，使利亚恩对那些难民在欧洲的水深火热的苦况有了印象，并且忽然对与华盛顿外交宴会的和平生活相隔千里的地方发生的事产生了新认识。这使她渴求随阿尔芒回法国去。

“又要离开你的祖国了，你不感到难过，宝贝儿？”“圣路易号”事件终于平息了，有一天他们都闷着头吃饭，阿尔芒温存地看着利亚恩开了口。

利亚恩摇摇头。“我想知道在欧洲发生的事，阿尔芒。在这儿，我觉得离一切都那么遥远。”说着她对阿尔芒莞尔一笑。她比以往更爱他了。他们结结实实地在一起过了十年幸福的光阴，“你真以为快打仗了？”

“跟你的祖国无关，利亚恩。”阿尔芒老是提醒她是个美国人。他总认为利亚恩保持爱国之心很重要，因此不该被他的观点和他与法国的血肉关系吞没了。利亚恩毕竟是个独立的个体，她有权利忠于自己的国家，并且坚持她自己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她的爱国心和自己的观点对他从无妨碍。虽说有激烈的争吵，意见相左便吵一通，可这似乎恰恰维持了健康的相互关系，他不在乎。他尊重她的观点一如尊重自己的观点，他钦佩她信仰什么便一片赤诚地去支持。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很有头脑。他从在旧金山跟她初次相见时就尊重她。那时她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姑娘，一个迷人的女孩子，美如仙子，因为从小和父亲哈里森·克罗克特在一起生活，论知识的广博和聪明才智，在年轻的姑娘里，她是出类拔萃的。

阿尔芒依然清晰地记得他们初次相见时的情景。她一身白亚麻布夏装，大草帽，在旧金山法国领事馆的花园中漫游。

她在听“大人们”说话时沉默无语，后来朝他羞涩地一笑，用纯正的法语赞美了几句园中的玫瑰。她的父亲在一旁显出很得意的样子。

遥念她的父亲，阿尔芒笑了。哈里森·克罗克特是个卓尔不群的人。严厉而又不失斯文，执拗而又豪爽，气度高贵。他在海运界地位显赫，却一心隐居，保护他的独生女。他对自己的生活十分知足。

阿尔芒刚到旧金山上任不久，他们便相识了。那是在前法国领事离开旧金山赴贝鲁特就任前举行的一次小宴会上。阿尔芒记得，他知道哈里森肯定会得到邀请，却又几乎能肯定他不会来赴宴。哈里森常年隐居在百老汇一幢砖墙的宅第里，从那儿眺望海湾。他的弟弟乔治却一向热衷于各种宴会，是旧金山最孚众望的一个单身汉，他倒并无独特的魅力，只是凭着亲属关系和他哥哥的偌大家产。没想到那天哈里森居然来赴宴，令人惊讶不置。宴会上他话很少，并且早早就告退了。可是临走时，阿尔芒的妻子奥迪尔对他颇有好感，竟执意请他带女儿来喝茶。哈里森对奥迪尔谈起他的女儿，以女儿精通法语自豪，边说边露出得意的微笑，他说他的女儿是个“冒尖的姑娘”。奥迪尔把这话告诉阿尔芒，两人相对一笑。

“他身上多少还有一点温柔之处。别人说得也不错，他看上去是怪冷酷无情的。”

然而奥迪尔不以为然。“我看你说得不对，阿尔芒。依我看，他是因为十分孤独，才这么痴迷地喜欢这个女儿。”奥迪尔猜得不错。不久，他们果然听说他丧妻的事。当年哈里森为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姑娘倾倒。他一向忙于他的海运帝国，可是一旦有结婚的念头，显然能一矢中的。

阿拉贝拉·迪林厄姆·克罗克特聪颖美丽，常常和哈里森一起举办轰动全城的盛大舞会。她在哈里森为她修造的宅第里过着优游的日子，仿佛一个绝色的公主，佩戴着哈里森从东方带来的大如鸡蛋的红宝石，金色的髻发上罩着在卡蒂埃服装公司定做的头巾。头一个孩子出世，夫妻俩激动万分，犹如基督再世。不料，尽管产科大夫是哈里森从英国请来的，两个助产士也是东部来的，阿拉贝拉还是不幸死于产褥热，撇下哈里森带一个婴儿过着鳏居的生活。遗下的女孩酷似母亲，哈里森钟爱她就像钟爱故去的妻子。妻子死后的十年里他除了上班，没有离开过那所房子。他的克罗克特海运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海运公司之一，船只遍布东方，运货之外，有两条超豪华班船载客到夏威夷和日本。在南美也有克罗克特海运公司的客轮。该公司在美国西海岸航行的几条客轮，生意十分兴隆。

哈里森心中唯有船和女儿。他跟弟弟乔治时常见面，因为他俩共同管理这个海运帝国，可是十年里他差不多没有跟一个老朋友见过面。终于有一天，他带利亚恩去欧洲度假，让她饱览巴黎、柏林、罗马和威尼斯的奇观秀色。那年夏末回国后，他才开始把他的朋友们纳入他的生活。在百老汇的宅第里开盛大舞会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可是他渐渐认识到女儿是多么孤独，多么渴求能跟别的孩子和其他人交往。由此他慢慢又开放了门户，不过也仅以女儿为中心的活动为限：看木偶戏，上剧场，或是到塔霍湖去旅游，后来索性在塔霍湖边买下一幢避暑的别墅。哈里森活着只是为了保护利亚恩·亚历山德拉·阿拉贝拉，珍爱她，使她快乐。

利亚恩的名字取自她的祖母、外婆和母亲——三个故去的美人，她也将她们三个的秀媚风姿汇于一身。见过她的人

莫不惊叹。她虽是富家女，却丝毫看不出富足的生活对她的影响。她单纯、率真、文静，才智超越年龄，老是和父亲，有时和叔叔一起吃饭，听他们谈论生意上的事。父亲和叔叔也给她讲海运生意，以及船只停泊港所在国的政治。其实，她觉得和父亲在一起比和别的孩子在一起更快乐。长大后她随父亲周游四方，一九二二年春的一天，她来到法国领事馆，应邀和领事夫人一起喝茶。

维里埃夫妇立刻被她迷住了。从此维里埃和克罗克特两家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三年里，两家人经常一同出门旅行。阿尔芒和奥迪尔常常留宿在塔霍湖畔的别墅里。他们带着利亚恩坐哈里森的一条远洋轮去夏威夷度假。后来，奥迪尔甚至带利亚恩到法国去过。奥迪尔待她如同亲生母亲。看到利亚恩这么快乐，并且受到他所敬重和喜欢的女人的循循诱导，哈里森打心眼里感里欣慰。那一年利亚恩将近十八岁。

翌年秋天，利亚恩进了米尔斯学院后，奥迪尔开始觉得身上不舒服，老是头痛，厌食，发烧，到后来竟咳嗽不止，一连数月不见好转。起初大夫们坚持说没有发现什么病，安慰阿尔芒说，奥迪尔只是犯了思乡病，可以考虑送她回法国。然而她不像是得那种忧郁症的人，因此阿尔芒坚持在城里四处求医。他想送她去纽约，到哈里森介绍的一位大夫那儿去看病，行期甫定，她却显然病情沉重得不能前往了。做了一次历时很短的手术，令人沮丧，大夫终于发现奥迪尔的癌已经扩散。大夫缝合好刀口，对阿尔芒说了实情。第二天阿尔芒泪流满面地又告诉了哈里森。

“没有她我无法生活下去，哈里……我无法……”阿尔芒恐惧地凝视着他，不知如何是好。哈里森无神地点头，也噙着泪。对十八年前自己的悲痛他记得太真切了。天下真有如此巧

合的事。阿尔芒四十三岁，正是他失去阿拉贝拉时的年龄呀。

然而，阿尔芒和奥迪尔共同生活了二十个春秋，失去奥迪尔的生活前景，阿尔芒几乎不堪忍受。和哈里森不同，他们没有子女。刚结婚时也曾想以后生两三个孩子，可奥迪尔不孕，对生儿育女他们早已失望，听天由命了。有一次阿尔芒还对奥迪尔说，他觉得倒是无儿无女的好。阿尔芒不曾曲意向奥迪尔献殷勤，可二十年来，夫妻和睦，始终如新婚蜜月。谁知眼下他们的整个世界土崩瓦解于顷刻之间。

尽管阿尔芒千方百计瞒住她，她不久还是知道了真相：她已经迫近人生旅途的终点。那年三月，她终于在阿尔芒的怀里死去。临终的那天下午，利亚恩抱着一束黄玫瑰去探望她。在病榻前坐了几个小时。想不到她得到奥迪尔的安慰比她能够给予奥迪尔的还多。奥迪尔神情坦然，像圣人一样无所畏惧，决心要把自己的爱和最后的温柔的触摸留给利亚恩。利亚恩真想走出去哭一场，可是她忍住了，尽管在门道里迟疑了片刻。此时，奥迪尔用坚毅的目光望了她一眼说：

“利亚恩，我死后，替我照顾一下阿尔芒。你对你父亲一向照顾得很好的。”奥迪尔十分了解阿尔芒，知道利亚恩能使他摆脱心头滋生的痛苦和辛酸。利亚恩性情温婉，她接近谁，谁的心就会变得温和起来。“阿尔芒爱你，”奥迪尔含笑说，“我死后他会需要你和父亲。”她提到死仿佛将踏上旅途。利亚恩不敢相信她所敬重的女人真的快死了。她希望他们能勇敢地承受住，第一是她的丈夫，其次是利亚恩。她希望他们都有精神准备。阿尔芒在病床边老是天南海北地聊，力图逃避现实。他谈起还要到他俩年轻时爱去的海边和比亚里茨^①

^① 法国地名。

去旅行。他说来年夏天或许能一起乘游艇沿法国海岸游弋一次，还说想乘克罗克特海运公司的船到夏威夷去玩。然而奥迪尔一再要他正视现实，她心里很清楚这件事即将发生。在她与利亚恩见最后一面后，这件事终于发生了。

奥迪尔执意死后就地埋葬，不必运回法国去。她不忍心让阿尔芒孤身一人凄凉地回国。她的双亲早已作古，阿尔芒的父母也不在人世。她别无遗憾，只恨没有生下孩子来照顾阿尔芒。她相信利亚恩会来照顾他的。

妻子去世后的头几个月，阿尔芒就像做着一场噩梦。他勉力继续工作，可这岂是容易做到的事！虽然妻子去世了，他或多或少仍要举办小型外交宴会，会见来旧金山的名流显贵。多亏利亚恩为他照拂一切，如同她照顾父亲一样。法国领事馆虽有一个精干的班子，仍然需要她来尽双重的职责。为阿尔芒照料一切的正是利亚恩。那年夏天，她的父亲竟难得见她在塔霍湖别墅，她也不愿去法国旅行了。她肩负着照料阿尔芒的使命，这是她对奥迪尔许下的诺言，她要全心全意地去履行——对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承担的责任。

起初哈里森疑心女儿这么尽心尽力是另有用意，仔细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才肯定并非如此。他明白，利亚恩照顾阿尔芒，多少有助于克服她自己的失落感。奥迪尔的死对利亚恩来说创巨痛深。利亚恩没有见过生母，渴望找到一个贴心知己的女人，能说说对父亲、叔叔或他们的朋友难以启齿的悄悄话。孩提时代，她有家庭教师、厨师和女仆，却没有朋友。这么多年里，和哈里森偶有交往的女人都不能登堂入室，因此没有见过他的女儿。哈里森把男女私情一概拒之门外，远离利亚恩。于是，奥迪尔成了唯一能填补这个空白的人，可

现在她辞世而去，又留下了空白。利亚恩除了在为阿尔芒做事的时候，郁结在胸中的哀痛似乎永远也无法减轻，照顾阿尔芒就像重又回到和奥迪尔相处的岁月。

到了这年夏末，阿尔芒和利亚恩才真的大吃一惊。那时已是奥迪尔去世后六个月了。九月的一个下午，当他们坐在领事馆花园里，面对玫瑰花丛谈起奥迪尔时，他们谁也没有再掉泪。阿尔芒甚至说了一件奥迪尔花钱的趣事，把利亚恩引得笑了起来。他们都挺过来了。凭借相互撑持，他们忍受下来了。阿尔芒伸出一只手，把利亚恩修长纤细的指头拉过来握在手心里。他望着她，眼中闪着泪光。

“谢谢你，利亚恩。”

“谢什么？”她装作不明白，其实心里很清楚。他也帮了她呀。“别说傻话。”

“不是傻话，我真是十分感激你。”

“这六个月，咱们谁也离不开谁呀。”她坦诚地说，感到手被他握着很舒适。“少了奥迪尔，生活就会变了样。”对他俩来说，生活已经变了样。

他默默地回想这六个月，点点头说：“是呀。”

在回学院上课前，利亚恩去塔霍湖住了两周。父亲见到她，心头一块石头才落地。哈里森依然十分担忧，老惦着她照顾阿尔芒的事，只觉得她对阿尔芒如此尽心未免太过分。奥迪尔早就让哈里森相信女儿除了照顾一个孤老头外，还需要别的娱乐。她是个年轻姑娘，该做的事还很多。一年前，她就预定要初入社交界，后来奥迪尔病倒了，这事也就搁在一边。

哈里森在塔霍湖别墅又对女儿重提此事，说她悲伤过久，社交舞会有益于调剂身心。利亚恩坚持说她觉得社交界的那

帮人很蠢，把钱都花在服饰、聚会和跳舞上终究太浪费了。哈里森闻言，望着她，满脸惊异。她是加州最富有的年轻女子之一，是克罗克特海运公司的继承人。哈里森感到意外的是，利亚恩竟会考虑花钱的事。

十月，利亚恩回米尔斯学院上课后，很少有空去帮阿尔芒举办晚餐会了。不过，阿尔芒的精神已经恢复，他能独立生活了，虽然仍强烈地感到身边少了奥迪尔。有一次在哈里森的俱乐部里吃饭时，他对哈里森表露了这种情感。

“我不骗你，阿尔芒，”哈里森喝着一杯二十七年的“豪特一布里昂”酒，凝视着阿尔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会有这种感觉，永远会有的。不过跟一开始不一样。你以后会偶尔感到……忽然想起她说过的话……她的穿戴……她用过的一种香水……可是你再也不会像开始那样，每天早晨醒不了，胸口仿佛有两千磅东西压着。”当他喝完一杯，侍者给他倒第二杯时，丧妻后的种种情感也一齐泛上心头。“感谢上帝，以后你就再不会有那种痛苦了。”

“你女儿不在，我心里时常空荡荡的。”阿尔芒温和地笑了笑。他无法回报这深情厚意，让他的朋友知道这孩子对他帮助有多大，或者说对他有多么宝贵。

“她深深地爱着你们俩，阿尔芒。她这样做也帮助她克服了失去奥迪尔的痛苦。”哈里森是精细之人，甚至连阿尔芒尚未感觉到，他就已经有所感觉了，可是他没说什么。他感到，无论奥迪尔活着时和去世后，阿尔芒和利亚恩都不知道如何迫切地需要对方。这六个月里，某种强烈的情感已经在他们心里萌生，简直就像被结合在一起，就像促进了彼此间的需要。阿尔芒来塔霍度周末时，哈里森就已经注意到了，却没说什么。他懂得，他凭直觉一语点破会把他俩都吓一跳，尤

其是阿尔芒，会感到这是对奥迪尔的背叛。

“利亚恩对参加社交舞会很兴奋？”阿尔芒对哈里森的激动觉得很好笑，他知道利亚恩并非真有兴趣。她进入社交界是为了让父亲高兴，因为她十分了解父亲的期望。归根结底她是个忠实的人。他喜欢她的这种品质。不过她也并非盲目和愚昧地忠诚，而是关心他人。对她来说，重要的是尽本分，因为她能体察他人。她根本不想去参加社交舞会，可是想到父亲会为此失望，便硬着头皮去。

“说实话，”哈里森叹着气坐回自己的座位。“我不想对她明说，可我总觉得她已经长得太快，不适合参加这种舞会了。她仿佛突然长大，远不止十九岁了。一年间，她大了许多。长期以来，她被要求像一个妇女一样去行动和思考，因此很难想象跟那班带着痴笑的少女一起初次参加大型社交舞会。”

舞会那天印证了哈里森的这番话。别的姑娘初次参加社交，都是红着脸，羞答答的，紧张，害怕，激动得尖叫起来。然而利亚恩却是若无其事地，由父亲挽着款款步入舞会。她穿着白缎子礼服，闪着微光的金发上插着一个珍珠编成的小花篮，一副王家气派，举止风采犹如一位年轻的女王与王夫挽手同行，那双蓝色的眸子里跃动着无可比拟的火焰。阿尔芒望着她，怦然心动。

哈里森为爱女举办的舞会令人目眩。地点在市场街的一个大厦，由司机驾驶的豪华私车直接停在内院，还请了两个乐队通宵演奏，香槟酒是从法国运来的。利亚恩穿的一件由优美的绳索状白貂皮镶边的白色天鹅绒上衣和那些香槟酒一样，也是法国货。

“我的小朋友，今晚你简直像个女王。”利亚恩和阿尔芒绕着舞池翩然跳着华尔兹。阿尔芒是哈里森请来的客人。利